

## 经典文苑

他的左手扶着她的肩,右手紧紧拽着她的一只胳膊。

她的双手总是握成半拳的姿势,两只僵硬的四肢扭曲着悬在空中。她的双脚也变了形,走一步,身体便会剧烈地摇一摇,远远望去,好似一个巨大的不倒翁。

他搀扶着她,一步一步地挪动。她每迈出一小步,他仿佛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。或许是长期低头弯腰的缘故,他瘦长的身体显得有些佝偻。经常有人远远地对着他们的背影叹息:原先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呀,一场大病把人折磨成了这样——不到三十呢,可惜呀!也有人嘀咕:那男的肯定撑不久,总有一天会撒手,毕竟,他还那么年轻……

3年前,朋友去了北京的一家公司发展。他的家庭条件非常不好,甚至他在读大学时最后两年的学费,都是他的父母从亲戚那儿借来的。

因此,他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做,平时生活十分节俭。即使后来他因为工作出色,被提拔成一个部门的主管,每月有了数千元的固定薪水,他的生活仍然跟从前一样节俭。

每到发薪水的时候,他除了留下一部分生活费,剩下的全部汇给老家的父母。一年当中,他只是在春节的时候,才返回老家一趟。因而,我们也难得跟他见上一面。偶尔,我们会通过电话联系一下。

他所在的那家公司很正规,一年当中其实有不少固定的假期。有一次,我在电话里问他:“你为什么不定期趁假期回家探望一下父母呢?”

朋友便告诉我,其实他也非常渴望趁假期的时候,回家

娘小小的个子,脸上有麻子,一口好重的斩春腔。爹早早地撂下娘和这么大一家人,一个人去了天堂。从此,娘像上足了发条的座钟,平日手不闲,脚不停。收工时,一手提着锄头,在田边小溪里洗着,扯草擦着锄头上的泥土,另一只手在岸上摘着豇豆、辣椒,锄头洗好了,菜也摘完了。见田头一堆芭芒也晒干了,她把豇豆丢上去,一起搂了,这堆柴,可做几顿饭。背着大堆柴火提着锄头的娘,头发让汗水粘在额头上,整个人走在太阳地里像是个巨大的柴堆在移动,只是柴堆中多了沉重的喘息声。

顾不得擦汗的娘,看着头顶上的太阳,就晓得孩子们马上就要放学了,除了一个上高中和一个上初中的住校不回家,三个上小学的就要回来了。娘一边淘米,腾出一只手生火,嘴里又“丢丢”地唤鸡。灶膛里火升腾起来了,米也下了锅,竹园里觅食的鸡听到娘的唤食声,张着翅膀往屋里飞。娘这才在灶前坐下,一手往灶里续柴,一手摸鸡屁股有没有蛋。接着,娘起身把那只最爱在邻家草堆下蛋的芦花鸡用筐扣了,这才丢把谷子在地上……锅开了,她提着饭勺搅着,把择好的豇豆和辣椒切好。娘做这些事一气呵成,麻利极了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油灯下,娘把婆里的鸡蛋一个一个地数着,鸡蛋一毛五分钱一个,如果起五更挑到梅川高中里去能卖两毛。娘养鸡在村里很有名,一窝鸡二十四蛋下抱,在娘手里能出齐二十四只小鸡。她养的鸡特别能下蛋,在我们读书的那些年,鸡蛋成了我们家最贵重的东西,除了舅爷上门或兄弟们过

然而,从春到秋,自夏至冬,无论风霜雪雨,每天清晨,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沿江大道上。日子久了,人们渐渐习惯看到他们,就好像看到路边任何一根电线杆。偶尔有熟人同他打招呼,他便扬起脸,爽朗地笑着大声说:“好多了,好多了,今天又多走了两步呢!”

那天早上,他像往常一样扶着她在沿江大道上,看不出任何征兆,台风突然夹着暴雨席卷而来,呼啦啦的风声哗哗的雨声和咣当的物体坠地声响成一片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他们身后的河坝决了一道口子,浑黄的河水咆哮着冲到

## 别让爱打折

探望父母和朋友。然而,每一次回家,他那一向节俭的父母在高兴之余,都会为他一路的花销而心疼不已。

于是,他只能通过工作来压抑自己的思念之情。在节假日的时候,他会通过电话,及时给远方的父母送上节日的问候。

然而,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,他回来的次数却明显频繁了。我们猜不出,他是因为收入的原因,还是他的父母转变了观念。

那一次,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,我把这个疑问提了出来。

他笑着回答说:“是呀,这是我改变了想法。现在我已经明白了——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爱打折,但是不能给心中的爱打折。”

## 借钱的娘

生日,娘才打一两个鸡蛋做汤。家里一切能换钱的东西,娘都拿去卖了,连院子里两棵枣树也卖了。

娘把一大堆两角、一块、偶尔也有一两张皱巴巴的5元钞票,数了一遍又一遍。小妹上高中的学费是300元,每月伙食费是90元,还有买资料什么的,一个学期需上千元。

小妹懂事又听话,高中是月假,她每次回家帮娘干一大堆活儿,累个贼死。若是哪所学校不要交钱时,小妹如同过年似的,又跳又唱,娘的脸上也会露出难得的笑容,把小妹揽在怀里,摸着她的头说:“你快点长,我们家是读不起书的,娘快撑不住了。”这时,小妹仰起红扑扑的脸大声地对娘说:“娘,我这个月不要钱,上星期学校会考我得了个前五名,学校奖了一个月票……”

娘笑了,笑得很好看,额上一道道皱纹没了。

那年小妹考上了大学,娘把一大堆零票子换成几张整票子,看着手上的这点钱她发愁,向谁借呢?娘事后也说,穷人家过日子是钱用紧关口。无计可施的娘猛然想到屠户老二家有钱,她觉得自己从没向他开口,而且那次老二的老婆发了急痧,娘替她刮了一夜的痧,事后老二上门送来四斤肉,二十块钱。娘推了三回,又送回去了。老二私下一直夸娘心眼好,一妇道人家让一堆儿女个个读书,有骨气。他的女人见了娘也是姐长姐短的……娘越想越有信心,摸黑来

## 陪着你慢慢走

马路上。

风雨中,他挥着双手拦车,可是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。他扯开嗓子呼救,但路上只有偶尔狂奔而过的人,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

路上的水一点一点往上涨,很快便没过了他们的小腿、大腿、腰和胸口。他们像两片叶子,在水中漂浮。

他不再徒劳地叫喊,而是拽着她的手,慢慢地在水里挪动。一个小时以后,他们被武警发现了。他一手抱着一棵香樟树的枝丫,一手紧紧地拽着她。被救起时他已经昏迷,人们无法把她的手从他的手心里抽出。直到他苏醒过来,看

## 别让爱打折

随后,他对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:

原来,在国庆假期的时候,他的同事们都回老家了,只有他仍留在北京。他们的经理发现之后,奇怪地问他:“你为什么不趁假期回老家探望一下父母呢?”

他就把真相告诉了经理,他决定不回去,是因为不想让节俭的父母为他一路的开销而心疼。他已经给父母打了电话。另外,他准备将节省下来的路费寄给父母,让他们自己购买礼物。

经理听后摇了摇头说:“你认为父母收到你节省下的路费之后,能舍得花吗?我认为,你不但应该回去,而且还应该为父母带几件礼物。节俭是一件好事,但是你不能给心

## 借钱的娘

在很少,又捉不到。”娘听后让自己的女人给娘倒茶、看座。不等娘开口就说:“老姐我晓得你来的意思。”然后指着自已的女人说:“我先让她送过去呢,她说太晚了,还有明日呢。”他递上四百块,末了还说:“谁没个难时,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。”那一刻,我娘心里暖暖的。娘在他家坐了好晚好晚,回家后叫醒我们得意地说:“当初老二送肉来谢我,我其实想收下来,咱家过年时才买点肉,想收下来炖点汤给你们喝。可我留了个心眼,收下东西后便两清了,没了人情。”娘想得再远,一时借个百儿八十的,不会跌面子的。那一夜,借到钱的娘喜得再也睡不着了,帮我们补衣服、缝鞋袜。

当两个弟弟进了初中时,家里更难了。那时,公粮上交任务又重,学费也越来越高了。有一天,娘得知邻里花奶替村边中学的胡老师带小孩,一个月150块。娘羡慕极了,十分后悔,这样的好事自己怎么没谋到呢?秋收后农活少,娘想到自己比花奶年轻,手脚又麻利,又爱干净,而中学里还有两个女教师有小孩,那几天她特地到中学门口的菜园里劳动,每次见了那两个女老师都很亲热,看到她们的孩子时,特意洗了手,掸净身上的尘土,抢抱在手,夸孩子长得好,问夜里是否尿床或吵人。听说一个孩子爱尿床,娘告诉那位女老师,用黄泥包乌龟丢进灶膛里烧熟,喂给孩子吃,既补身子又治尿床,土方灵得很。女老师随口说:“乌龟现

到地傻笑的脸,他的手指一抖,两只紧扣的手才松开。如果晚5分钟发现他们,洪水漫过他们的头顶,他们必死无疑。有人说他蠢,只要一松手,他就可以脱离危险。闻讯赶来的朋友甚至忿忿不平地数落他:你已经服侍她整整七年了,再搭上性命,值得吗?采访抗洪现场的记者恰好看到了这一幕,便悄悄把镜头对准了他。面对朋友的嗔怒,他嗫嚅道:那时,哪还有心思去想值不值得?我只晓得,要像平常那样拽牢她的手,陪着她慢慢地走。
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,她只是“嘿嘿”地笑着,嘴角流出

的涎水如同一串珠子溅落在他的手腕上。他顾不上理會朋友,急忙用毛巾给她擦拭嘴角。她吃力地抬起右手,用握不拢的手指扯起毛巾,笨拙地拭着他手腕上的口水,又傻笑着把毛巾往他脸上蹭。他立即半蹲下来,把头伸到她手边,任由她用沾着口水的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脸。在后来播出的电视画面上,人们看到他始终微笑着注视她,眼里蓄满怜恤和体贴。她一脸平静,看不到一丝劫后余生的惊惧。

他和她依然在每个清晨出现。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步都让我坚信,世间真有这样一种爱: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,不用海誓山盟,却能在暴雨狂风中,陪着你慢慢地走……

(肖玲玲 来源:今日文摘)

## 别让爱打折

经理说到这里,声音不由自主地哽咽了。而此时,他的眼圈也红了。

那次回老家,他第一次做主为父母购买了两件精品衣服。他发现父母在试穿新衣服的时候,虽然嘴里在数落他,但笑弯了的眼角却溢出了泪水……

想来,在这个世上,父母的心才是最无私的。他们将全部的心血,都倾注在了儿女们的身上。望着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容,你是否认为孝敬父母的机会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呢?

尤其是那些常年在异乡奔波的人们,在生活的压力下,甚至不经意间疏忽了那份亲情。其实,即使你每年回家见父母几次面,在父母有生之年,你跟父母见面的次数又能有几次呢?你算过吗?

送给父母的爱要趁早,千万不要让爱在你的心中打折!

(矫友田 来源:启迪与智慧)

阴面,那就……娘心里一沉不敢往坏处想,瓦片掉在地上娘不敢看,后悔不该扔瓦片,忍不住地看了一眼,瓦片虽破了,却是阳面。

二舅母见了娘也不好多说,娘也不说借钱的事,人没落座,见二舅母衣服没洗,不声不响地抱到塘里洗了,喂猪、清猪圈,上菜园弄菜……做好晚饭上了桌,二舅母说猪卖几个钱,买仔猪回来花了多少,上年化肥农药花了多少,送礼花了多少,最后亏了多少钱……娘也不吭气儿,二舅母的胞姐见娘累了一天过意不去,问起娘还有几个孩子上学。娘本已心酸,知道“人在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”的难处,她再也忍不住了,眼圈一红,说起为孩子上学的事,为人家捉乌龟被蛇咬了手……

二舅母端着碗呆呆地望着娘已驼了的背,还有一头白发……

她哭了,哽咽着说:“姐,莫怨我,这卖猪钱还剩下九十多块,你全拿去……有好的你要多吃点,不然儿女们以后有了出息,身子垮了享不起福!”

那晚,娘回来得很晚,我带弟弟和妹妹去接娘时,天空的月亮又圆又亮,远处狗吠声也被涂上厚厚的月色,朦胧的大路上一个黑点匆匆地走近了……

而今天,由于长年操劳过度,娘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娘啊,孙女上学不要钱了,从前年起,政府已免除了他们的学费,可惜这一天您没有经历过。娘啊,我们兄妹几个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,你脸上怎么一点表情也看不到啊……

(蔡习超 来源:安徽文学)

超值回报

辛辛那提位于美国东北部的俄亥俄州,这里环境恶劣,居民生活贫困。几乎每过几年,在冬季来临时便会有

一次超过50厘米的厚雪,以及与飓风强度相当的狂风。每当这时,贫民都得靠慈善家的帮助,来度过这段艰苦的岁月。

那是1959年,又是一个天气恶劣的冬季,慈善家罗伯特照例准备了不少帐篷、奶酪和防风暴的棉衣。可是,眼看暴风雪一天比一天猛烈,却没有人前来领取这些东西。

妻子凯丽说:“亲爱的,我有一个办法,不知你同不同意。”

罗伯特说:“只要能够帮助那些穷人安全地过冬,不管是什么办法,我都会同意的。”

凯丽说:“那么,从现在开始,你便患了间歇性失忆症,每年的这个时候,你的脑子里便成了一片空白,那些熟人你一个也不认识,甚至连你的妻子也不认识了。”

罗伯特不解地说:“那我我不是成了一个废人?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还怎么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呢?”

凯丽说:“不,你不但不会成为废人,而且还会更好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”

罗伯特终于明白了凯丽的意思,高兴地说:“好的,亲爱的,就按你的方法去办。”

原来,很多穷人都不止一次地得到过罗伯特的帮助,他们觉得罗伯特是一个好人,他们发自内心地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回报罗伯特,可是,由于生活困难,他们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所以,当今年的冬季降临,当他们又一次需要面对罗伯特的时候,他们便感到无比地尴尬。为了避免这一尴尬的局面,罗伯特觉得自己暂时“失忆”一下,还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

消息一传开,果然便陆续有人前来领取过冬物资了。罗伯特表情木然地看着那些从自己手里领走救灾物资的人,心里温暖极了。他甚至还感受到了很多同情的目光,人们在领走了物资后,并没忘记说一些感谢的话,以前,他们说的是:“罗伯特先生,总有一天,我会报答您的大恩的。”而现在,他们说的是:“可怜的好人啊,希望您快点好起来。”

特别是当罗伯特看到那些孩子们在得到他的帮助后,因不再担心挨饿受冻而显得兴高采烈的时候,他的心里便像吃了蜜一样地甜。

令罗伯特没有想到的是,10年后,他便陆续收到了来自全世界一些医院的来信。40年来,罗伯特共收到1012封信件,接待来客986位。

他们中很多人罗伯特都不认识,但他们表示一定要医治好罗伯特的间歇性“失忆”症。那些人都是曾经得到过罗伯特帮助的人和他们的儿女以及孙辈们,他们都是医生,所学的专业竟然也都是神经科。而当年他曾帮助过的人数实际上不到100人,捐赠的物资价值也极少。直到罗伯特93岁去世那年,来信和来访的人还在继续增加。

([美]克萊爾·德尼羅 来源:润·文摘)